



远  
方  
出  
版  
社

至

尊

狂

想

曲



版权所有，翻印必究

# 目 录

( 至 尊 狂 想 曲 )

- 第十三章 陀女大法真邪门----- (372)
- 第十四章 五当山上征叛徒----- (398)
- 第十五章 露一手指点迷津----- (428)
- 第十六章 罪有应得花下鬼----- (454)
- 第十七章 误中媚药道身世----- (477)
- 第十八章 连闯二关消魂阵----- (539)
- 第十九章 乍见亲娘不相识----- (575)
- 第二十章 忍辱负重且偷生----- (612)
- 第二十一章 直捣贼窟神仙府----- (645)
- 第二十二章 端阳歼敌人团圆----- (672)

你才以禁宫之例阻止老夫下手……”

绝色少女怒叱道：“老匹夫，你若再满口胡说，可别怪姑娘无情！”

恨天怨地鬼见愁，似乎动了真怒而把禁宫之例忘得一干二净，冷笑一声，阴恻恻地道：

“你若不是对他动了心，怎么不让老夫将他抓去见教主！”

这时，倪有庆已经调息完毕，那股腾翻血气业已消失，恨天怨地鬼见愁话声甫落，他霍地站起，趋前二步，沉声道：

“老匹夫，在下与她尚有一段过节未了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当心你的狗嘴！”

恨天怨地鬼见愁阴笑道：

“你这一说，现在更可证明老夫之话没有……”

他话未完，但见白影一闪，“拍！”一声脆响，同时听到娇滴的语响道：

“老匹夫，闭上你的鸟嘴！”

他那张丑脸已经硬生生的印上五条指痕。

绝色少女用什么方法欺近去掴了恨天怨地鬼见愁一掌，连鬼见愁都未看清楚，她已回到原来的地方。

这下子，恨天怨地鬼见愁那副丑脸要往哪里躲，当下恼羞成怒，杀机陡起，一步一步地逼近绝色少女道：

“贱婢，你大概活腻了，胆敢侮辱老夫，先毙了你，再擒这娃儿去请罪！”

倪有庆激起义愤，拦身道：

“老匹夫，害羞不害羞，堂堂一位成名人物，竟向一个姑娘下手，我真替你齿冷，有种的话，就冲着我来！”

恨天怨地鬼见愁满布杀机，目露凶光，射出二道摄心的利芒，嘿嘿冷笑道：

“你娃儿想死还不简单，老夫先成全你也一样！”

双掌一摊，一道狂飚如雷撞来，绝色少女突然冷叱道：

“姑娘之事，不用你管，给我站开！”

身形一晃，掠在倪有庆身前，纤掌一拍，迎上如雷而来的狂飚，二下相接，卷起一阵旋风，飞砂走石，树叶纷飞。

绝色少女白裙微飘，退后半步，恨天怨地鬼见愁好像吃了点小亏，后退二步。

倪有庆万想不到绝色少女会不卖他这份帐，碰了一次软钉，耳根热烘烘地站开一旁。

恨天怨地鬼见愁冷哼一声，嘿嘿道：

“阎王注定三更死，我不留人过五更，贱婢，这下子你已死定啦！”

右手掌心呈黑，左手呈现白，二手平伸，迅如雷击般，朝绝色少女抓到！

他右一句贱婢，左一句贱婢，叫得绝色少女杀心陡生，纤手微抬，伸出中食二指，透出一缕蒙蒙青气，快若闪电般，罩向恨天怨地鬼见愁。

就在二人即将接触的刹那间——

一道春雷似的喝阻声，遥遥传至：

“统统给本座住手！”这话不啻一道玉皇令！

动手二人，急切间撤势收掌，跃退二步，垂手恭立。

这道春雷似的喝阻声，就是太玄教主冥府至尊所发。

遥远，又传来冥府至尊的话音，道：

“总护法未经太上教主谕准，擅自进入禁宫实罪无可赦，姑念你为缉拿敝教要犯，情急之下误犯禁例，暂且从轻发落。现在要犯既入禁地，该由太教主亲自去处置，缉拿之权操在白姑娘手中，总护法可在一旁相助，事完之后，要犯由白姑娘带去给太上教主处治，总护法即速回殿领罪！”

话落，音寂，恨天怨地鬼见愁和绝色少女同声应：“遵

命!”，恨天怨地鬼见愁怒视绝色少女一眼，退开一旁，默然无语。

倪有庆暗自付着：“看来他们之间尚有一段隔阂似地，到底是何原因？”

“你我暂时撇开私人恩怨，现在本姑娘要带你到太上教主前领受擅闯禁地之罪，你有什么意见？”

倪有庆冷冷道：“只要你自信有此能耐，你就出手吧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那你准备好，姑娘三招之内要你认栽！”

倪有庆将碧血浮光剑入鞘，拍掌道：

“在下就以这只空手接姑娘三招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阁下若弃剑不用，恐怕走不上二招！”

倪有庆冒起一股无名之火，冷笑道：“未必见得，姑娘尽管发招！”

绝色少女柳眉一蹙，纤手一扬，道：“阁下，接招！”

一股无形劲道，应声而出，绵绵罩向倪有庆。

倪有庆冷哼一声，平胸推出一掌，迎向绝色少女拍出的绵绵劲道。

“轰”的一声闷响，绝色少女脸罩秋霜，原地未动，而倪有庆却连连逼退三步，才告拿稳！

他的功力如此不济吗？连一少女都无法取胜？

不，绝色少女的功力，委实出奇，而他又仁厚宅心，不愿一错再错下去，所以没用上全力而吃亏。

冷眼旁观的恨天怨地鬼见愁，这时，丑脸上掠过一丝难以形容的神色，油然升起一个歹毒念头。

倪有庆逼退三步之后，冷冷道：“在下倒估错你的功力了！”

绝色少女冷哼道：

“第二招阁下若不用上全力，姑娘就要你当场出彩，小心，我要出手了！”

话落，未见她的身形挪动，已电掣般，向倪有庆欺去！

这次，她的身形快得令人无法窥清，朝倪有庆当头点来。倪有庆早就准备待发，未待少女击至，冷笑声出，业已绕到少女身后，右手一挥，五缕劲道分击少女各穴，同时说道：“姑娘当……”

语音未了，忽觉背后一股阴寒之气透入，不由打了一个寒噤，暗道一声：“不好”顿时提不起功力，斯时他已知道遭人暗算，要应变已来不及。

就在同一瞬间，绝色少女一招点去忽而失去对方身影，她原式不变地急来一个旋身：“不好”顿时点改为拍，纤手一扬，正待挥出，蓦见倪有庆脸色泛白，颓身栽倒下去！

她芳心一震，缩手怒叱道：

“总护法，你敢这样无耻，暗算人家！”

但见恨天怨地鬼见愁飘身而起，同时阴笑道：

“像你们二人这种打情骂俏的搏法，老夫哪有闲情再看下去，所以遵命帮你丫头一臂之力，你不谢我，倒怪起我来。

现在任务完成，要犯交你带往给太上教主亲自处治，老夫要回去领罚了！”

音落，人已在十丈之外，绝色少女本拟出手阻拦，将他带去太上教主面前受领擅入禁地之罪，但当目及倒地的倪有庆时，她芳心一黯，也就打消此念！

绝色少女目睹恨天怨地鬼见愁身形消失，迭忙打开倪有庆的牙关，给他喂下一粒黄色丹丸，手一抄，竟不避男女之嫌，抱起倪有庆，闪身隐入花丛之间。

在一间布置幽雅的闺房里，摆放着一张软床，床上甜睡着一个好像久病初愈的美少年，他就是夜闯太玄教，误入禁宫的倪有庆。

这时，美少年悠悠醒来，睁目一看，倏然愣住了！

这是什么地方？

湘绣枕，龙凤被，软棉棉的床，婆婆丝纱的罗帐，还有幽馨扑鼻，这不是女人的闺房吗？我怎会跑到这地方来呢？

就在他木愣疑思当儿，一道娇声响起道：

“阁下现在感觉如何？”

他循声望去，一个白裙曳地的绝色少女，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。

倪有庆迭忙身翻而起，满脸疑惑地望着绝色少女道：

“请问姑娘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绝色少女此时已经判若二人，不像搏斗之时那种面罩秋霜的冷漠神色，现在，她有如一朵含蕾初放的兰花，俏绝而端娴。

倪有庆话声一落，她在噉小嘴，道：

“你们男人都是这样子，人家冒死救你们一命，连一声谢都没有，就这么凶起来，真是……”

倪有庆闻言一愣，心想：“她冒死救我一命？”

我跟她的一段过节尚未了结，她怎会冒死救我？

她这样做，为的是什么？

她不是声言要擒我去见“玄魔女”吗？怎么反而救我呢？为什么？

一连串涌起几个疑问，使他无法找出答案，而不知要如何开口。

半晌，他才呐呐地说道：“多谢谢姑娘援手，我……我这厢……有礼。”

说着，双手一揖下去，绝色少女“噗嗤”一笑，道：“这才像话！”

倪有庆心想：女人之心真难测，一下子冷一下子热，叫人如何捉摸。

口却说道：“请问姑娘，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绝色少女佯嗔道：

“什么姑娘不姑娘，听起来怪刺耳！告诉你，这里是太上教主“玄魔女”清修之地，太玄教之禁宫！”

倪有庆讶然道：“什么？这里是‘玄魔女’禁宫？”

他自知失言，顿了顿，又接下道：“呀，还没请教姑娘的芳名！”

绝色少女道：“又是姑娘，我叫欺霜，师父却叫我如芳，听到没有！”

“欺霜”“如芳”这二个名字倒是对她名符其实，倪有庆正色道：

“欺霜姑娘，我有一事不明，想要请教……”

绝色少女白欺霜打断他的话，道：

“又是姑娘叫的没完，真讨厌，叫我一声妹妹不就得了吗？”

倪有庆闻言一愣，满头雾水的自忖着：刚才她还在跟我拚个死活，怎么现在却要我认她做妹妹起来？

怪，真怪！想到这里，不禁惘然脱口道：

“什么？要我叫你妹妹？”

白欺霜瞪着杏眼，道：“怎么？你不愿意！”

倪有庆愧然道：“难道你已不记怨而原谅于我。”

白欺霜神色一放，缓缓道：“若我仍记前怨，也不会冒死救你一命！”

倪有庆激动地道：“如此多谢妹妹了。”

白欺霜神色一黯，说道：“我只救你一命，现在你能不能脱险，尚未可料！”

话此，指着一把椅子，又下接去道：

“下来随便坐着，我有一些话要和你谈谈！”

倪有庆下了床，好像忆起什么似的，正色道：

“霜妹，你我孤男寡女在此室中不大方便，可否另找地方详



谈！”

白欺霜责以大义之词，道：

“你别忘记，这里是太玄教禁宫，什么孤男寡女同处一室不大方便的话，都是那些假圣贤的人之讹，如果正心无欺，磊落光明在一起，此心可照，还怕有欺天地乎？况且你我江湖儿女，扶弱救危，维护正义为本责，将来接触机会可多，倘使再拘这些小节，岂不显得庸俗平凡了。”

这席话，直令倪有庆佩服地道：

“霜妹如此豪迈明义，小兄比起你来，委实愧颜无地。”

说着，往椅子上坐了下去，二人坐落之后，白欺霜首先启口道：

“你在奇怪我为什么委身投靠太玄教吗？”

倪有庆摇首道：“我知霜妹定有隐衷！”

白欺霜望了倪有庆一眼，幽幽道：

“不错，为了家父和令尊被害之事，我毅然下了决心，不顾一切的危险来到吕梁山，委身投归太玄教，以便探查主谋凶手。”

她好似在想什么，顿了一顿，再接下道：

“一切经过现在无法详谈，以后有机会再说给你听。”

话此，她目注倪有庆，问道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到前殿花圃吗？”

倪有庆摇头表示不知，白欺霜再次开口道：

“你潜入神仙府的一切举动，我在后殿由天心镜中看得清清楚楚，这天心镜委实稀世奇珍，恐怖神仙府的一切，尽收镜中，你闯入太玄教之时，适逢太玄教在开秘密会议，“玄魔女”正好坐关未出，我怕你惊动几个魔头而落入他们手里，同时我也有几件事要告诉你，所以我才冒然现身把你引开，想不到你那么大意而露了风声，被教主发觉，而跟踪在你身后，你仍然不知，

不得已之下，我才引你来到后殿禁宫之地，冥府至尊虽是一教之尊，但无‘玄魔女’准谕，他也不敢越雷池一步，只在暗中监视我们的行动，为了不露马脚，小妹不得已硬起心肠，伪装与你翻脸……”

她话到此处，音已经咽哑，倪有庆恍然大悟，道：

“那时我差点就误会霜妹起来！”

白欺霜又接下说道：

“事情已经过去，算了，小妹在此虽然还没查出元凶是谁，但已得了一点线索……”

倪有庆急声打岔道：“霜妹，你得到什么线索没有？快说！”

白欺霜白了他一眼：“看你急成这个样子，我问你，碧虹剑诀你有几成火候？”

倪有庆愕然道：

“大概五成！”

白欺霜接口道：“那还差得远，我再问你，武林安危为重？抑或私仇为重？”

倪有庆想了一想，道：“当然以武要安危为重！”

白欺霜正色道：“我先告诉你，令尊‘痴剑’已经不在这里，不过他暂时无性命之忧，这点你可放心，还有‘万隆山庄’那段公案，以你现在的功力，尚不能完成心愿，必须把碧虹剑诀全部练就，达到身剑合一，收发由心的最高化境，才有希望！”

这两天我发现太玄教一个重大阴谋，想趁六大门派尚未团结一体之前，大举进攻他们，六大门派为我武林砥柱，倘使太玄教阴谋得逞，则武林浩劫不但无法挽回，其后果更不堪设想。

六派虽然人才凋零，但或能早作准备，团结互应对敌，尚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现在，趁着‘玄魔女’坐关未出之前，你尽速离开此地，兼程赶往通知六大门派，同时约请几位前辈高人前往接应，越

快越好!”

倪有庆虽然初与白欺霜接谈，但从她的谈吐中，他对她的大义凛然，由衷的佩服，渐渐地对她发生好感起来，白欺霜话音一落，他有些不放心地道：

“那么霜妹你放我走，太玄教的人不会追查吗？”

白欺霜挥手道：

“这点不用你担心，小妹自有办法应付，时间紧迫，你快走吧！”

吧字甫落，蓦由室外传来冷冰冰的语音道：

“如芬，你好大的胆子呀，斗胆私放敝教重犯！”

倪有庆白欺霜二人闻言，同是一震，脸色大变。

音落，一个中年艳妇业已站在门口，此人就是太玄教副教主“蝶蕊夫人”。

倪有庆瞧清来人，怒火陡炽，全身血液沸腾，沉声道：

“原来是你这个贱货，在下正想找你，你却自送上门为，今天若不还我一个公道，决难消我十年以来心头之恨！”

“住口！”

蝶蕊夫人”冷叱道：

“你把狗嘴放干净点，你要本座还你什么公道。”

倪有庆怒极，冷笑道：

“十一年前，火毁‘万隆山庄’之事，难道不是你主谋？”

“蝶蕊夫人”格格娇笑道：“不错，那是本座主谋，你待怎样！”

倪有庆万想不到她会那么干脆就承认，愣了一愣，为了探查出主谋的原因，沉住气，冷冷问道：

“我倪有庆一家与你有何仇恨，而令你下此歹毒残酷的手段？”

“蝶蕊夫人”脸色一沉，满布杀气，道：

“仇倒没有，恨可大哩！”

倪有庆接口道：

“何恨之有？你说出来听听看！”

“蝶蕊夫人”心弦一震，幽幽道：

“说来话长，一时无法说起，若想知道，去问汝父‘痴剑’就晓得！”她话至此，脸色一寒，又道：“不过，这一辈子你也休想再见到他了！”

倪有庆全身一抖，道：

“你们已将我父亲如何处置，家父若有三长二短，你们也休想活着！”

“蝶蕊夫人”冷嗤道：“现在你自身都难保，还要顾虑汝父的安危！”

倪有庆一股怒火本待发出，突然想起一事，强把怒火压住，沉声又问道：

“那么，邛山化血谷暗算家父之事，是不是也出自你的主谋？”

“蝶蕊夫人”毫不犹豫地，接口道：

“告诉你也无妨，那事虽然不是本座主谋，但却与我有点关系！”

倪有庆眼看疑案渐明，蝶蕊夫人话声甫落，他接话道：

“何不干脆一起承认是你所为比较妥当！”

“蝶蕊夫人”冷冷道：

“事有事主，本座并非怕死之人，你这话是啥意思？”

倪有庆扬眉道：“既然不是你主谋，那么主谋是谁？”

“蝶蕊夫人”冷然道：

“是谁没有告诉你的必要，现在你要乖乖自缚或是要本座动手！”

倪有庆冷笑道：

“二者都不合在下胃口，我要的是，你这妖妇之头去弔祭死在‘万隆山庄’那引进无辜之人的灵魂！”

“蝶蕊夫人”气得花枝乱颤，目露杀机，怒叱道：

“狂徒，你敢侮辱本座，今天非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实难消我恨气！”

倪有庆心知久持生变，况又是毁家仇人，一声龙吟，碧血浮光剑出鞘，目注蝶蕊夫人咬牙道：

“三招之内要你血溅此地，妖妇你有何话交待！”

话落，未待“蝶蕊夫人”开口，蓦见白影一闪，白欺霜业已手抱“文王圣琴”拦在他的面前，道：

“庆哥，现在不是意气用事之时，这里由我来打发，你快离开此地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快走！”

倪有庆摇头道：

“不成，霜妹身份已露，让你一人留此太危险，现在你我合力把这妖魔解决，然后一起离开这儿！”

白欺霜急声道：

“不不，你我二人不是她的敌手，让我挡她一阵，你快走吧！”

倪有庆豪气万万地道：

“霜妹，你把妖妇估得太高了，小兄不相信合你我之力，胜不了她！”

白欺霜芳心一急，沉脸正色道：“我说不成就成，你赶快走吧！”

倪有庆傲然道：

“霜妹，什么事我都依你，但留你一人在此，我却放心不下！”

适时，“蝶蕊夫人”阴森森地接口道：

“你二位谈好了吗？本座早就留心你这鬼丫头是来本教卧底

的，现在你的马脚已露，先擒下你这叛徒再来打发倪小子！”

“鬼丫头，看招！”

招字甫歇，手一伸，朝白欺霜欺身抓去！

白欺霜虽然面向倪有庆，背对蝶蕊夫人，但她背后好像生有一对眼睛，未容蝶蕊夫人抓到，她已向左一闪，猛然旋身，疾如彩凤般，绕到蝶蕊夫人背后，纤手一抱琴，一手微扬，拍出一掌，直击蝶蕊夫人背心，同时扬声道：

“庆哥，你现在不走，欲待何时！难道你忘了小妹那句‘公胜于私’的话了吗？”

倪有庆本来愣愣地望着二人搏斗，给她这一句“公胜于私”的话提醒了过来，这时使他进退两难！

走嘛？让白欺霜一人留下挡阵，他实在放心不下。

不走嘛？六大门派的危机已经燃眉，叫他如何取舍？

就在他举足不定的当儿，情势已变——

蝶蕊夫人一看抓不着，同时背后一股劲气涌至，她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鬼丫头，有点鬼门道，看本座的！”

她原式不变，猛刹身形，周身泛起丝丝白气，硬接白欺霜一拍之击。

蓦闻一声娇闷，白欺霜暴退五六尺，微举拍出那手一垂，娇躯微颤，摇摇欲坠，显然受伤不轻。

蝶蕊夫人霍地转过身来，周身白气同时一敛，右手呈紫，一步一步逼近白欺霜，阴森森地道：

“鬼丫头，还想反抗，认栽吧！”

在这千钧一发，刻不容缓之际——

倪有庆怒喝一声：“妖妇你敢！”

一条人影挟着一片红光，剑气森森逼人，蝶蕊夫人不敢轻敌硬接，迭忙向左横移，倪有庆志在救人，妖妇身形一闪，他

借势掠至白欺霜背后，扶住摇摇欲坠娇躯，关怀地说道：

“霜妹，妖妇把你伤在保处，妨不妨事？”

白欺霜眼圈微红，欲言又止，倪有庆急急不安地道：

“霜妹，你现在觉得怎样？”

蝶蕊夫人接口道：

“没有怎样，她可能早一步到黄泉路上等你，现在让你俩在死前温存一番，以免死后怨我拆人好合，二位要如何亲热就趁快，本座决不会破坏你们好事，在室外等你们半个时辰，待二位事好之后……”

此等秽语出自妖妇“蝶蕊夫人”之口，委实不堪入耳，白欺霜是个黄花闺女，从未闻过这种难堪入耳的秽淫之语，羞得满脸发热，要不是她已身负重伤，早就出手掴她妖妇几记耳光，为女人出一口气。

而倪有庆却听得全身血液暴涨，两眼发火，厉声截断妖妇的话，道：

“住口！你这无耻的妖妇，简直下贱已极！”

蝶蕊夫人不怒反而格格荡笑道：

“哎唷！别假发威，这种假惺惺的场面，本座已经看过很多，你我虽然生死之敌，但这种成人之美的事，本座绝对等待你们……”

倪有庆心知再说下去，绝对更难入耳，怒喝一声，打断她的话，道：

“闭你淫妇之嘴，在下本想留你活口以便追查暗算家父之凶，如今看你无耻已极，留你不得！”

话此，低声对白欺霜道：

“霜妹，你暂时在旁调息一阵，小兄先解决妖妇再带你离开此地！”

说着，迅将白欺霜扶到室内，然后怒视妖妇，冷冷道：

“无耻妖妇，这一招就要你横尸当场。”

话落，碧血光剑一抖，幻起千百道扫红剑影，腾身而起，挟着嗡嗡之声，直向蝶蕊夫人射去！

蝶蕊夫人早已成竹在胸，碧虹剑气击到刹那，身形一晃，化成一缕白烟直向剑幕迎去！

倪有庆吃过恨天怨地鬼见愁一次亏，从那次的教训得了经验，眼看妖妇不怕自己护身的剑气而向自己身上欺来，他已料知凭现在自己五成火候的功力，以碧虹剑诀第三式绝难制服妖妇，心念急转，第四招“绵绵长流”应念而出。

蝶蕊夫人一看倪有庆招式一变，迭忙抽身而退，以观招数的来路。

倪有庆冷笑一声：“妖妇往哪里走。”

人随声至，直取妖妇双肩，妖妇端的了得，眼明意快，向右微偏，手一抬，朝倪有庆掣剑之手切去。

倪有庆好像知她会来这一着，由刺改为撩，后退半步，剑尖一沉，腕一挥，向上挑去，这一式令人防不胜防，妖妇做梦也想不到这一招如此诡异，要应变已来不及，眼看那只手非毁不可当儿——

斜横里来了一股劲力，硬把碧血浮光剑逼开半尺，虎口微微作痛，未容倪有庆心念起，妖妇乘机跃退五六尺，眼前一黑，一个中年黑衣人，业已无声无息地站在倪有庆身前。蝶蕊夫人目睹黑衣女人现身，“呀”的一声，道：“娘娘是你！”

中年黑衣人回顾蝶蕊夫人道：

“珠儿，你看住那丫头，等一下娘娘有话要问她！”

话罢，转对倪有庆道：

“你这一招并非碧虹剑诀六招之内，是跟谁学的，快说！”

倪有庆心头一震，骇然忖道：

“这一招是我从玄天九式之中脱变出来的，她怎会看出不是



碧虹剑诀六招之内，难道她也会这六招剑诀？”

心忖到此处，不觉多看她二眼，冷冷道：“你是谁，怎么知道这一招不是碧虹六招剑诀？”

中年黑衣女人道：“暂别管我是谁，快说这招是谁教你的！”

其实，这黑衣女人早在五台山百觉寺就认识倪有庆，当时只因倪有庆昏迷不醒，而中年儒生“南儒”南宫博在云中山石室中又没有对他提起，所以他才不认识她。”

黑衣女人话声一落，倪有庆冷嗤道：“什么人教的，你管得了吗？”

黑衣女人脸色一沉，道：

“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不说我也知道，那穷酸躲在何处，快说！”

倪有庆闻言，暗自道：“听她语气好似认识‘南儒’老前辈，她与他之间有什么关系？怎地问他老人家的住处？”

“南儒”南宫博对于倪有庆曾有二次援手，并且传给他武功而无师徒之名，他刚才施展的那招是“南儒”传给他“玄天九式”之中的招数，如今黑衣女人却窥出来路而问起“南儒”，在未摸清她的心意之前，倪有庆只好接口道：

“阁下跟她老人家是什么关系？”

中年黑衣人冷然道：“找他穷酸算账！”

倪有庆挺身傲然道：“不用去找他，冲着我算也一样！”

黑衣女人由鼻孔发出一声冷嗤，不屑地道：“凭你还不配！”

倪有庆冷哼嗤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胆敢如此托大！”

蝶蕊夫人怒叱道：“小子，你敢冒渎我娘娘，想死不！”

黑衣女人徐徐道：“注死娘娘这个名号你闻过没有？”

倪有庆是个初出江湖的后生晚辈，怎会知道几十年前名震江湖的女魔头是什么“注死娘娘”，当下摇头道：

“这个名号在下陌生的很！”